

曹禺◎著

日

出

四

幕

剧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出/曹禺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9 重印
(中国现代名剧丛书)

ISBN 7-02-001855-6

I. 日… II. 曹… III. ①话剧-剧本-中国-现代②曹禺-剧本 IV. I23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0505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

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0001—50000

定价 9.80 元

“天之道其犹张弓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——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七十七章

“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……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”

——《新约·罗马书》第二章

“……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！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。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。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。因为全地荒废。我观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；我观看大山，不料，尽都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；我观看，不料，无人；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。我观看，不料，肥田变为荒地。一切城邑……都被拆毁。”

——《旧约·耶利米书》第五章

“……弟兄们……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……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

按规矩而行，未尝白吃人的饭。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作工。……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工作，就不可吃饭。”

——《新约·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

“……弟兄们，我……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。是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……”

——《新约·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

“……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……”

——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

“……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必复活。……”

——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一章

.....

.....

.....

“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！”

——《启示录》第二十一章

人 物

陈白露——在××旅馆住着一个女人，二十三岁。

方达生——陈白露从前的“朋友”，二十五岁。

张乔治——留学生，三十一岁。

王福升——旅馆的茶房。

潘月亭——××银行经理，五十四岁。

顾八奶奶——一个有钱的孀妇，四十四岁。

李石清——××银行的秘书，四十二岁。

李太太——其妻，三十四岁。

黄省三——××银行的小书记。

黑三(即男甲)——一个地痞。

胡四——一个游手好闲的“面首”，二十七岁。

小东西——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，十五六岁。
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内)

时 间 早 春

第一幕 在××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。

——某日早五点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当日晚五点。

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内。

——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。

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时间紧接第三幕，翌日晨四时许。

第一幕

是××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，正中门通甬道，右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，与观众左右相反——通寝室，左通客厅，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。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，所以虽在白昼，有着宽阔的窗，屋里也嫌过于阴暗。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，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。

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，现代式的，生硬而肤浅，刺激人的好奇心，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。正中立着烟几，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、圆的、立体的、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。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。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。在左边有立柜，食物柜，和一张小几，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。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，月份牌和旅馆章程。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，画报，酒瓶和烟蒂头。在沙发上，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，围巾，手套等物。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。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，玻璃杯，暖壶，茶碗。右角立一架阅读灯，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，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，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，如西洋人形，米老鼠之类。

〔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，指着五点半，是夜色将尽的

时候。幕开时，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。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，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，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。

[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。正中的门呀地开了一半。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，室内豁然明亮。陈白露走进来。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，颜色鲜艳刺激，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，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。她发际插一朵红花，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鬏髻，垂在耳际。她的眼明媚动人，举动机警，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。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；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。她爱生活，她也厌恶生活。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，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。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，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。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，有它自来的残忍！习惯，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，是最狠心的桎梏，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，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（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），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。因为她试验过，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，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，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；终于，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，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，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。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，她很骄傲，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。但她只有等待，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，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。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，她走去打开门，发现

那来客，是那穿着黑衣服的，不做一声地走进来。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，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，而平庸，痛苦，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。

[她现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。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盖着嘴，打了个呵欠。

陈白露 (走了两步，回过头)进来吧！(掷下皮包，一手倚着当中沙发的靠背。蹙着眉，脱下银色的高跟鞋，一面提住气息，一面快意地揉抚着自己尖瘦的脚。真地，好容易到了家，索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舒展一下。“噢！”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。她套上鞋，倏地站起，转过身，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，笑着向着房门)噢！你怎么还不进来呀？(果然，有个人进来了。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，脸色不好看，皱着眉，穿一身半旧的西服。不知是疲倦，还是厌恶，他望着房内乱糟糟的陈设，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门口。但是女人误会了意思，她眼盯住他，看出他是一副惊疑的神色)走进来点！怕什么呀！

方达生 (冷冷地)不怕什么！(忽然不安地)你这屋子没有人吧？

陈白露 (看看四周，故意地)谁知道？(望着他)大概是没有人吧！

方达生 (厌恶地)真讨厌。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。

陈白露 (有心来难为他，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)有人又怎样？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？

方达生 (望望女人，又周围地嗅嗅)这几年，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！

陈白露 (挑衅地)怎么,这个地方不好么?

方达生 (慢声)嗯——(不得已地)好!好!

陈白露 (笑着看男人那样呆呆地失了神)你怎么不脱衣服?

方达生 (突然收敛起来)哦,哦,哦,——衣服?(想不起话来)
是的,我没有脱,脱衣服。

陈白露 (笑出声,看他怪好玩的)我知道你没有脱。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客气,不肯自己脱大衣?

方达生 (找不出理由,有点窘迫)也许,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进门就脱大衣。(忽然)嗯——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?

陈白露 冷?——冷么?我觉得热得很呢。

方达生 (想法躲开她的注意)你看,你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吧?

陈白露 (摇头)不会。(走到窗前,拉开幔子,露出那流线状的窗户)你看,关得好好的。(望着窗外,忽然惊喜地)喂,你看!你快来看!

方达生 (不知为什么,慌忙跑到她面前)什么?

陈白露 (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)你看,霜!霜!

方达生 (扫了兴会)你说的是霜啊!你呀,真——(底下的话自然是脱不了嫌她有点心浮气躁,但他没有说,只摇摇头)

陈白露 (动了好奇心)怎么,春天来了,还有霜呢。

方达生 (对她没有办法,对小孩似地)嗯,奇怪吧!

陈白露 (兴高采烈地)我顶喜欢霜啦!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。你看霜多美,多好看!(孩子似地,忽然指着窗)你看,你看,这个像我么?

方达生 什么?(伸头过去)哪个?

陈白露 (急切地指指点点)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,这一块,(男人偏看错了地方)不,这一块,你看,这不是一对眼

睛！这高的是鼻子，凹的是嘴，这一片是头发。（拍着手）你看，这头发，这头发简直就是我！

方达生（着意地比较，寻找那相似之点，但是——）我看，嗯——（很老实地）并不大像。

陈白露（没想到）谁说不像？（孩子似地执拗着，撒着娇）像！像！像！我说像！它就像！

方达生（逆来顺受）好，像，像，像的很。

陈白露（得意）啊。你说像呢！（又发现了新大陆）喂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人头像你，这个像你。

方达生（指自己）像我？

陈白露（奇怪他会这样地问）嗯，自然啦，就是这个。

方达生（如同一个瞎子）哪儿？

陈白露这块！这块！就是这一块。

方达生（看了一会，摸了自己的脸，实在觉不出一一点相似处，简单地）我，我看不大出来。

陈白露（败兴地）你这个人！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，简直是没有办法。

方达生 是么？（忽然微笑）今天我看了你一夜，就刚才这一点还像从前的你。

陈白露 怎么？

方达生（露出愉快的颜色）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。

陈白露 你……你说从前？（低声地）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？（她仿佛回忆着，蹙起眉头，她打一个寒战，现实又像一只铁掌把她抓回来）

方达生 嗯，怎么？你怎么？

陈白露（方才那一阵的兴奋如一阵风吹过去，她突然地显着老了许多。我们看见她额上隐隐有些皱纹，看不见几秒

钟前那种娇痴可喜的神态，叹了一口气，很苍老地）达生，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，是一个孩子么？

方达生（明白她的心情，鼓励地）只要你肯跟我走，你现在还是孩子，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。

陈白露（摇头，久经世故地）哼，哪儿有自由？

方达生 什么，你——（他住了嘴，知道这不是劝告的事。他拿出一条手帕，仿佛擦鼻涕那样动作一下，他望到别处。四面看看屋子）

陈白露（又恢复平日所习惯那种漠然的态度）你看什么？

方达生（笑了笑，放下帽子）不看什么，你住的地方，很，很——（指指周围，又说不出什么来，忽然找出一句不关轻重而又能掩饰自己情绪的称誉）很讲究。

陈白露（明白男人的话并不是诚意的）嗯，讲究么？（顺手把脚下一个靠枕拿起来，放在沙发上，把一个酒瓶轻轻踢进沙发底下，不在意地）住得过去就是了。（瞌睡虫似乎钻进女人的鼻孔里，不自主地来一个呵欠。传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打一个呵欠。女人向男人笑笑。男人像个刚哭完的小孩，用手背揉着眼睛）你累了么？

方达生 还好。

陈白露 想睡觉么？

方达生 还好。——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，我一起首就坐着。

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？

方达生（冷冷地）我告诉过你，我不会跳舞，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地乱蹦跶。

陈白露（笑得有些不自然）发疯，对了！我天天过的是这样发疯的生活。（远远鸡喔喔地叫了一声）你听！鸡叫了。

方达生 奇怪,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?

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。(看表,忽然抬起头)你猜,现在是几点钟了?

方达生 (扬颈想想)大概有五点半,就要天亮了。我在那舞场里,五分钟总看一次表。

陈白露 (奚落地)就那么着急么?

方达生 (爽直地)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;在那种热闹地方总有点不耐烦。

陈白露 (理着自己的头发)现在呢?

方达生 (吐出一口气)自然比较安心一点。我想这里既然没有人,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。

陈白露 可是(手掩着口,又欠伸着)现在就要天亮了。(忽然)喂,为什么你不坐下?

方达生 (拘谨地)你——你并没有坐。

陈白露 (笑起来,露出一半齐整洁白的牙齿)你真是书呆子,乡下人,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座的。(走到他面前,轻轻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)坐下。(回头,走到墙边小柜前)渴的很,让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,好么?(倒水,拿起烟盒)抽烟么?

方达生 (瞪她一眼)方才告诉你,我不会抽烟。

陈白露 (善意地讥讽着他)可怜——你真是个好人在! (自己很熟练地燃上香烟,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氤氲)

方达生 (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烟圈,忽然,忍不住地叹一声,同情而忧伤地)真地我想不到,竹均,你居然会变——

陈白露 (放下烟)等一等,你叫我什么?

方达生 (吃了一惊)你的名字,你不愿意听么?

陈白露 (回忆地)竹均,竹均,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

了。达生，你再叫我一遍。

方达生 (受感动地)怎么，竹均——

陈白露 (回味男人叫的情调)甜的很，也苦的很。你再这样叫我一声。

方达生 (莫明其妙女人的意思)哦，竹均，你不知道我心里头——(忽然)这里真没有人么？

陈白露 没有人，当然没有人。

方达生 (难过地)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不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里头是多么——

[——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，穿着礼服，硬领散开翘起来，领花拖在前面。他摇摇荡荡的，一只袖管没有穿，在它前后摆动着。他们一同回过头，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，一手高高扶着门框，头歪得像架上熟透了的金瓜，脸通红，一绺一绺的头发搭下来。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，他翻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，牛吼似地打着嚏。

进来的客人 (神秘地，低声)嘘！(放正眼镜，摇摇晃晃地指点着)

陈白露 (大吃一惊倒吸一口气)Georgy!

进来的 Georgy (更神秘地，摆手)嘘！(他们当然不说话了，于是他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，低声)什么，心里？(指着他)啊！你说你心里头是多么——怎么？(亲昵地对女人)白露，这个人是谁呀？

方达生 (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)竹均，他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

进来的乔治 (仿佛是问他自己)竹均？(向男人)你弄错了，她叫白露。她是这儿顶红，顶红的人，她是我的，嗯，是我

所最崇拜的——

陈白露 (没有办法)怎么,你喝醉了!

张乔治 (指自己)我?(摇头)我没有喝醉!(摇摇摆摆地指着女人)是你喝醉了!(又指着那男人)是你喝醉了!(男人望望白露的脸,回过头,脸上更不好看,但进来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说)你看你,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,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! Pah(轻慢似地把雪白的手掌翻过来向外一甩,这是他最得意的姿势,接着又是一个噎)我,我真有点看不下去。

陈白露 (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)你到这里来干什么?

方达生 (大了胆)对了,你到这里来干什么?(两只质问的眼睛盯着他)

张乔治 (还是醉醺醺地)嗯,我累了,我要睡觉,(闪电似地来了一个理由)噢!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么?

陈白露 (直瞪瞪地看着他,急了)这是我的家,我自然要回来。

张乔治 (不大肯相信)你的家?(小孩子不信人的顽皮腔调,先高后低的)嗯?

陈白露 (更急了)你刚从我的卧室出来,你这是什么意思?

张乔治 什么?(更不相信地)我刚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?这不对,——不对,我没有,(摇头)没有。(摸索自己的前额)可是你们先让我想想,……(望着天仿佛在想)

陈白露 (哭不得,笑不得,望着男人)他还要想想!

张乔治 (摆着手,仿佛是叫他们先沉沉气)慢慢地,你们等等,不要着急。让我慢慢,慢慢地想想。(于是他模糊地追忆着他怎样走进旅馆,迈进她的门,瞥见了那舒适的床,怎样转东转西,脱下衣服,一跤跌倒在一团柔软的巢窠里。他的唇上下颤动,仿佛念念有词;做出种种手

势来追忆方才的情况。这样想了一刻，才低声地)于是我就喝了，我就转，转了我又喝，我就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的，……后来——(停顿，想不起来)后来？哦，于是我就上了电梯，——哦，对了，对了，(很高兴地，敲着前额)我就进了这间屋子，……不，不对，我还更进一层，走到里面。于是我就脱了衣服，倒在床上。于是我就这么躺着，背向着天，脑袋朝下。于是我就觉得恶心，于是我就哇啦哇啦地——(拍脑袋，放开平常的声音说)对了，那就对了。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？

陈白露 (严厉地)Georgy，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。

张乔治 (食指抵住嘴唇，好莱坞明星的样子)嘘！(耳语)我告诉你，你放心。我并没有发疯。我先是在你床上睡着了，并且我喝得有点多，我似乎在你床上——(高声)糟了，我又要吐。(堵住嘴)哦，Pardon me, Mademoiselle，对不起小姐。(走一步，又回转身)哦先生，请你原谅。Pardon, Monsieur(狼狈地跳了两步，回过头，举起两手，如同自己是个闻名的演员对许多热烈的观众，做最后下台的姿势，那样一次再次地摇着手，鞠着躬)再见吧，二位。Good night! Good night! My lady and gentleman! Oh, good - bye, au revoir, Madame; et monsieur, I—I—I shall—I shall—(哇的一声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堵住嘴，忙跑出门。门关上，就听见他呕吐的声音；似乎有人扶着他，他哼哼叽叽地走远了)

[白露望望男人，没有办法地坐下。

方达生 (说不出的厌恶)这个东西是谁？

陈白露 (嘘出一口气)这是此地的高等出产，你看他好玩不？

方达生 好玩！这简直是鬼！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东西